



《王安石全集》误收之《相鹤经》 相关问题考辨*

邱志诚

摘要:自宋以来诸本王安石文集、全集所收《相鹤经》并非其作,撰者实为魏晋南北朝人,而托名于春秋时期之浮丘公。后因有淮南八公得其书于嵩高山石室而传于世之说,故亦有记作者为淮南八公者。流传过程中复因“鹤”“鹄”二字音近义通,书名又被称作《相鹄经》。

关键词:《相鹤经》;《相鹄经》;王安石;浮丘公;淮南八公

中图分类号:I212/217;K85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2095-5669(2022)04-0046-04

历代史志书目著录有浮丘公《相鹤书》(或称《相鹤经》)一书,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“浮丘公《相鹤书》……二卷”^{[1]1039};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载“《相鹤经》一卷浮丘公撰”^{[2]2035};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“浮丘公《相鹤经》一卷”^{[3]1538};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亦加著录,但记作者为“赵浮丘公”^{[4]5257};南宋类书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则记作者为“李浮丘伯”^{[5]第941册,308};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较审慎,著录为“称浮丘公撰”^{[6]380}。而今诸家所编《王安石全集》皆载《相鹤经》一文,如20世纪初沈卓然编校的《王安石全集·王安石文集》^①,20世纪末秦克、巩军标点的《王安石全集》^②,直至近年王水照主编的《王安石全集·临川先生文集》^③等。实际上,北宋黄伯思《跋慎汉公所藏〈相鹤经〉后》即考称:“(《相鹤经》)流俗误录著故相国舒王(王安石)集中,且多舛午。”^{[7]147}刘成国《王安石年谱长编》据此亦指出:“非公所撰,而误著集中。诸家书目通常著录为‘浮丘公撰’。”^{[8]1942}《相鹤经》是否浮丘公所作?到底成书于何时?传承有自的浮丘公《相鹤经》何以会

被误收入《王安石全集》?是因为黄伯思所谓的流俗之误吗?本文欲就此再加考辨,以把问题彻底弄清楚。

一、浮丘公《相鹤经》之成书与流传

浮丘公《相鹤经》虽在历代史志书目中被视为“书”,今所见者只是一篇不足300字的短文。浮丘公或作浮邱公、浮丘伯,最早见于刘向《列仙传》:“王子乔,周灵王太子晋也。好吹笙,作风鸣。游伊洛间,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。三十余年后,来于山上,告桓良曰:‘告我家,七月七日待我缙氏山头。’果乘白鹤驻山颠,望之不得到,举手谢时人而去。”^{[9]2712}然《列仙传》并不言其有相鹤之书。最早提到《相鹤经》一书的是唐初颜师古注《汉书》:“《相鹤经》云:‘鹤寿满二百六十岁则色纯黑。’”^{[10]2543}然并未言该书为浮丘公作。最早记浮丘公撰《相鹤经》者为前揭《隋书·经籍志》,其云:“浮丘公《相鹤书》……二卷。”稍晚李善注《文选》讲得更加确切:“《相鹤

收稿日期:2021-11-29

*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宋代农书研究”(15BZS067)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邱志诚,男,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瓯江特聘教授(浙江温州 325035),主要从事宋史、农学史研究。

经》者，出自浮丘公。公以自授王子晋。崔文子者，学仙于子晋，得其文，藏于嵩高山石室。及淮南八公采药得之，遂传于世。”^{[11]631}

相术在中国虽渊源甚早，如春秋战国伯乐、九方皋之相马，姑布子卿、唐举之相人。但《史记》载相吕后、汉惠帝、汉高祖者仅称之曰“老父”^{[12]346}，可见至司马迁时代尚无“相者”“相士”之称，相术仍未流行。相术的流行是在东汉曹魏时期人物品评之风兴盛、道教兴起之后，是所谓“形法学”，并成为道教五术之一。此后方有相人相畜之书，历代史志形法类书目所收大多即此类著作，最早的是《汉书》所载《相人》《相六畜》《相宝剑刀》《宫宅地形》四种。因此，笔者认为《相鹤经》大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撰者很可能为道流人士。由于此时道教兴盛，而鹤为道教仙禽，春秋时浮丘公又传为道士之成仙

者，故撰者乃将此书托其名下。这正是关于《相鹤经》的记载首见于唐初，而不见于先秦、秦汉时期的原因。《相鹤经》一书原名或为《相鹤书》，故成书于显庆元年（656年）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记为《相鹤书》；但既被托名于道教神仙浮丘公，可能人即因之改称其为“经”，故分别成书于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、显庆三年（658年）的颜师古《汉书》注、李善《文选》注均记为《相鹤经》。

二、《王安石全集》收《相鹤经》为沿袭之误

值得庆幸的是，《文选》注文引录了《相鹤经》，可以与王安石文集中的《相鹤经》比较，考知黄伯思所谓的“舛午”。为清眉目，兹将二者汇总为下表，不同之处分别以单下画线、双下画线标出：

《文选》注之《相鹤经》	《临川先生文集》之《相鹤经》
鹤，阳鸟也。因金气，依火精，火数七，金数九，故十六年小变，六十年大变，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。又云：二年落子毛、易黑点，三年头赤，七年飞薄云汉，又七年学舞，复七年应节，昼夜十二鸣。六十年大毛落、茸毛生，色雪白，泥水不能污。百六十年雄雌相见，且精不转，孕千六百年，饮而不食。食于水故喙长，轩于前故后短，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凋，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。行必依洲屿，止必集林木，盖羽族之宗长、仙人之骥驥也。隆鼻短口则少眠，露眼赤精则视远，头锐身短则喜鸣，四翎亚膺则体轻，凤翼雀毛则善飞，龟背鳖腹则能产，轩前垂后则善舞，洪腴纤趾则能行。 ^{[11]631}	鹤者，阳鸟也。而游于阴，因金气、依火精以自养。金数九，火数七， <u>六十二年小变，百六十年大变，千六百年形定。生三年顶赤，七年飞薄云汉，又七年夜十二时鸣。六十年大毛落、茸（宋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作“茸”）毛生，乃洁白如雪，泥水不能污（同“污”）。百六十年雌雄相视而孕，一千六百年饮而不食，胎化产为仙人之骥驥也。夫声闻于天故顶赤，食于水故喙长，<u>轻于前故毛丰而肉疏，修颈以纳新，故天寿不可量。所以体无青黄二色，土木之气内养，故不表于外也。是以行必依洲屿，止不集林木，盖羽族之清崇也。其相曰：隆鼻短喙则少眠，露睛赤白则视远，长颈疏身则能鸣，凤翼雀尾则善飞，龟背鳖腹会舞，高胫促节足力。</u>^{[13]卷70.8a-b}</u>

据上表可见，两文虽文字有异，但大体仍同。因此可以肯定，所谓王安石撰《相鹤经》确即传为春秋浮丘公所著之《相鹤经》。而黄伯思所说的“舛午”，自是两文文字相异之处。那么，王安石《相鹤经》异于浮丘公《相鹤经》之处是王氏所改易吗？并不是。如“而游于阴”等语，唐初类书《艺文类聚》引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即已见之：“鹤，阳鸟也，而游于阴。”^{[14]2318}此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即浮丘公《相鹤经》，为行文方便，后文再予论证。

既然如此，何以会将浮丘公《相鹤经》误为王安石所撰呢？原来，王安石在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元旦曾手书《相鹤经》^④，因此后人在编刻王氏文集时即误以为其所撰文章而将之编入集中。王氏文集最早版本为宋徽宗重和元年

（1118年）其弟子薛昂奉诏所编纂稿本，然未刊行，已佚。宋高宗绍兴十年（1140年），知抚州詹大和刻有《临川先生文集》（通称临川本），此本虽佚，但有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何迁覆刻本，《相鹤经》即载于此本卷七〇《杂著》之中^⑤。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年），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、王安石曾孙王珣在杭州亦刻有《临川先生文集》，即所谓两浙西路转运司刻本（通称杭州本），今存元明递修本，此本《相鹤经》亦载于卷七〇《杂著》之中^⑥。绍兴初又有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《王文公文集》（通称龙舒本）。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非常珍贵，国内外仅存两部，且均非完帙。一为刘启瑞食旧德斋原藏本，存卷一至卷三、卷八至卷三十六、卷四十八至卷六

十、卷七十至卷一百,计76卷;二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,存卷一至卷七十。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两残帙配合影印出版了全帙的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。食旧德斋藏本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,复佚去卷一七至卷二十,计4卷,因此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遂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原本不可替代之价值。《相鹤经》即载于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卷三三《杂著》中^⑦。后世史志书目如清《八千卷楼书目》载“《相鹤经》一卷,宋王安石撰”^{[15]中册,88},显系据王氏文集著录,使此讹流播更广。今人编王安石全集率上承诸本而不察,遂皆沿袭而误。事实上王安石手书《相鹤经》结尾部分明确记叙了文章来历(当据自前揭《文选》李善注):“其文,李浮丘伯授王子晋,又崔文子学道于子晋,得其文藏嵩山石室,淮南公采药得之,遂传于近代(龙舒本脱‘近’字)。熙宁十年正月一日临川王某降。”^{[13]9a}署款龙舒本作“临川王安石修”^{[16]16a},明覆刻宋临川本作“临川王某笔”^{[17]9a}。看来读书不细心而致误者,古人亦有。

三、《相鹤经》《相鹤经》实为一书

前揭《艺文类聚》引有“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”一书十数字,北宋初期类书《事类赋注》亦略引其文^⑧;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又著录有“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”一书。清姚振宗指二书当即一书,但系推测而未予证实。恰《太平御览》载有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全文:

鹤者,阳鸟也。而游于(阳)[阴],因金气、依火精以自养。金数九,火数七,故七年小变,十六年大变,百六十年变止,千六百年形定。体尚洁故其色白,声闻天故头赤,食于水故其喙长,轩于前故后指短,(楼)[栖]于陆故足高而尾凋,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。大喉以吐故,修颈以纳新,故生天寿不可量。所以体无青黄二色者,木土之气内养,故不表于外。是以行必依洲屿,止不集林木,盖羽族之宗长、仙人之骥驥也。鹤之上相:瘦头朱顶,露眼黑精,高鼻短喙,驻颊髡耳,长颈促身,燕膺凤翼雀(毛)[尾],龟背鳖腹,轩前垂后,高[足]粗节,洪髀纤指,此相之备者也。鸣则闻于天,

飞则一举千里。鹤二年落子毛、易黑点,三年产伏,复七年羽翮具,复七年飞薄云汉,复七年舞应节,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,声中律。复百六十年不食生物,复大毛落、茸毛生,雪白或纯黑,泥水[不能]污。复百六十年雄雌相见,目精不转而孕,千六百年饮而不食。鸾凤同为群,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甸。^{[18]卷916,5a-b}

而据明谢肇淛《文海披沙》所记,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亦有“百六十年雌雄相视,目精不转而孕”^{[19]405}一语。可见,姚振宗的推测是正确的,《相鹤经》《相鹤经》确为一书。前揭李善注《文选》有言“淮南八公采药得之(指浮丘公《相鹤经》),遂传于世”,此应即后世改易《相鹤经》作者“浮丘公”为“淮南八公”之由。至于又记《相鹤经》书名作《相鹤经》,当系古“鹄”“鹤”二字音近义通所致,如《庄子》“夫鹄不日浴而白,乌不日黔而黑”^{[20]128}之“鹄”即通“鹤”。

将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与浮丘公《相鹤经》、王安石《相鹤经》比较,三者内容大体相同。换言之,所谓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、王安石《相鹤经》实皆传为浮丘公撰之《相鹤经》。虽《隋书·经籍志》同时著录了浮丘公《相鹤书》、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二书,但因当时二书皆佚,说明魏徵等人未能亲睹两书而是据他书转录,故不知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实即浮丘公《相鹤书》。而王安石《相鹤经》异于浮丘公《相鹤经》之处并非全部出于其所改易,基本上乃袭自别本者。然以荆公大改革家、大文学家之识见自信,在书写过程中对个别讹误脱衍之文字而径改之、对个别表述修辞不确不畅之处而手定之者可以想见。笔者以为,如“故天寿不可量”(《文选》载浮丘公《相鹤经》无此语,《太平御览》载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作“故生天寿不可量”)“盖羽族之清崇也”(《文选》载浮丘公《相鹤经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载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均作“盖羽族之宗长”)之类当是。

结 语

除前揭诸本,宋以后《相鹤经》传世版本颇多,主要有明刻《百川学海》本、明万历二十五年金陵荆山书林刻《夷门广牍》本、明刻《山林经济

籍》本、明末清初宛委山堂刻《说郛》本、明末清初《水边林下》本(以《说郛》刻板编印)、清《惜寸阴斋丛抄》抄本、民国扫叶山房石印《五朝小说》本等。除明刻《百川学海》本署“□浮丘公撰”、民国扫叶山房石印《五朝小说》本署“宋浮丘公”外,其余皆归之荆公名下或未署名。最后要指出的是,前揭《汉书》注引《相鹤经》之文、《文选》注引“一举千里,不崇朝而遍四方者也”^{[11]631}、《太平御览》所引“青田之鹤”^{[18]卷171.4a}等引文,均不见于今传《相鹤经》各本,说明《相鹤经》在流传过程中颇多亡佚,这正是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该书称“二卷”,至五代、宋初两唐志著录时称“一卷”的原因。据此,前揭李善注《文选》引录之文显非全文,确如宋黄伯思所言仅为“大略”^⑤。则其中“又云”一词必非原书所有,乃李善节录之衔接语耳;反过来看,此适为《文选》注引录《相鹤经》为节文之内证。

注释

①参见沈卓然编校:《王安石全集》,大东书局1935年版,第170页。按:1974年台湾河图洛书出版社又予影印再版。②参见秦克、巩军标点:《王安石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,第300页。③参见王水照主编:《王安石全集·临川先生文集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,第1262-1263页。④参见王水照主编:《王安石全集·临川先生文集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,第1263页。⑤参见王安石:《临川先生文集》,明嘉靖三十九年何迂覆刻南宋临川本,第8a-9a页。⑥参见王安石:《临川先生文集》,南宋两浙西路转运司刻元明递修本,第8a-9a页。⑦参见王安石:《王文公文集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5b-16a页。⑧参见吴淑撰注,冀勤、王秀梅、马蓉校点:《事类赋注》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374页。按:原文标点作“《淮南八公相鹤经》”。⑨参见黄伯思:《东观余论》卷下《跋慎汉公所藏〈相鹤经〉后》,人

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,第147页。原话是“今完书逸矣,特马总《意林》及李善注鲍照《舞鹤赋》钞出大略”。按:马总(?—823)《意林》成书在贞元二年(786年)或贞元三年(787年)(参见王天海、王韧:《意林校释》,中华书局2014年版,第11页),晚《文选》约128年,其应抄自《文选》。换言之,《意林》所录亦非全文。该文今本《意林》已佚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魏徵,令狐德棻.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[2]刘昫等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3]欧阳修,宋祁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4]脱脱等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5]谢维新编.古今合璧事类备要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6]陈振孙撰.徐小蛮,顾美华点校.直斋书录解题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.
- [7]黄伯思.东观余论[M].北京: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0.
- [8]刘成国.王安石年谱长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8.
- [9]范晔撰.李贤等注.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10]班固撰.颜师古注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11]萧统编.李善注.文选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- [12]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13]王安石.临川先生文集[M].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珣刻元明递修本,1151(南宋绍兴二十一年).
- [14]欧阳询.宋本艺术类聚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.
- [15]丁立中编.八千卷楼书目[M].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.
- [16]王安石.王文公文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17]王安石.临川先生文集[M].何迂覆刻南宋临川本,1560(明嘉靖三十九年).
- [18]李昉等.太平御览[M].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.
- [19]谢肇淛.文海披沙[M]//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.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2000.
- [20]王先谦编著.沈啸寰点校.庄子集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9.

On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*Xiang He Jing*(《相鹤经》) Mistakenly Collected from Wang Anshi's Complete Works

Qiu Zhicheng

Abstract: *Xiang He Jing*, collected in various editions of Wang Anshi's corpus and complete works since Song Dynasty, is not his article. The author was actually a man from Wei,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, and was allegedly named as Fu-Qiu-Gong(浮丘公)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. Later, there was a saying that Huai-Nan-Ba-Gong(淮南八公) got the book in Songgaoshan mountain, so the author of *Xiang He Jing* was then recorded by some to be Huai-Nan-Ba-Gong. Following its dissemination, the book title had also been known as *Xiang Hu Jing*(《相鹤经》) because the two characters “He”(鹤) and “Hu”(鹄)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their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.

Key words: *Xiang He Jing*; *Xiang Hu Jing*; Wang Anshi; Fu-Qiu-Gong; Huai-Nan-Ba-Gong

[责任编辑/晨 潇]